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一八三回 傳急電游子還鄉 開花榜庸奴得賄

且說章秋谷忽然見那隔壁的考生急得滿頭大汗，來和他兜搭說話，又說要請教他什麼事情，心上早已明白，只說：「你有什麼話，只顧請講。」那考生陪笑道：「請問老先生，這二題的出處在什麼地方？小弟查了整整的半天都沒有查到。這樣空空洞洞的一句話兒，教人從何查起？」秋谷聽了，忍不住笑道：「你連這句話兒的出處都不知道麼？這個容易得很，待我查給你看就是了。」說著，便取出一本《御批通鑑》來，把那司馬徽的一段話兒查給他看了一遍。只把這個寶貝喜得個手舞足蹈，抓耳撓腮，也不知怎樣才好，再三謝了章秋谷，一步一擺的去了。秋谷暗想：這樣的人也要充什麼讀書人，這樣的眼前典故都不知道，直是個目不識丁的草包。當下秋谷把自己的卷子細看了一遍，見沒有什麼舛誤的地方，便也把他放入卷袋。又到石仲瑛那裡去走了一趟。回到自己號裡，也覺得有些兩臂酸麻起來，便下了號簾，靜悄悄的睡了一夜。到了明天，絕早的交卷出來。

到了二場，秋谷照舊進去。原來這個時候的考試，已經改了新章，不用什麼經文八股，第一場是五篇史論，第二場是五道時務策，第三場是三篇「四書」義。秋谷看了第二場的五道策題，也都是很容易的空策，用不著什麼考據。只有第五題，是問「俄取高加索，並別設禁令以制山民」的事情，略略的要加些考證。

章秋谷進第一場的時候，笑話已經聽了無數，什麼把謝安當作謝靈運，又把張九齡當作明朝的宰相，這些笑話不一而足，秋谷都聽在肚子裡頭。第二場的笑話更加多了，秋谷連聽都聽不盡許多。只聽得對面號裡有三四個人講話的聲音，一個人高聲說道：「他問高中索是朔方何部，這個朔方就是北方，大約就是我們中國的北京了。只不知道這個高加索是那一府屬的地方？」又一個說道：「他問的什麼禁令，一定就是我們的大清律例。我們只要抄上幾條律例，把卷子上擠得滿滿的，把那班房官嚇上一嚇也好。」

秋谷聽了這些說話，幾乎要放聲大笑起來，暗想：這班寶貝真是飯桶中間的飯桶，也要來出這個醜做什麼？笑了一會，也不去管他們怎樣，只把自己的文字斟酌了一回，連忙謄真，又是第一個交卷出去。到了三場放牌，格外放得早些，□四夜間四更出了題目，□五一早就收卷放牌。原來南京本地的人赴試的都有這個規矩，一個個都要趕□五晚出場，好回去人月同圓的意思。章秋谷本來文思敏捷，這幾篇「四書」又那裡在他心上，提起筆來，一揮而就。到了□五一早，就去交了卷子，慢慢的出場，到寓裡頭睡了一天。

到了□六那一天，秋谷剛剛起來，忽然家人周升手裡頭拿著一封電報走了進來，把電報交給秋谷說：「這是上海來的電報。」秋谷聽了，心上就覺得一驚。接過電報來看時，見封面上果然寫著自上海發的，暗想這一定是家裡頭的電報，不知道有什麼緊要事情，難道是太夫人有什麼病痛不成？想到這裡，不由得滿心亂跳，連那隻拿著電報的手都顫動起來，呆呆的看著那封電報，竟不敢去拆封。定了一陣神，只得硬著頭皮拆開那封電報來。看時，只見寫得明明白白的幾個字兒道：「其盛倒，母病，速回。」秋谷見了這「母病」的兩個字兒，好象兜頭澆了一瓢冷水一般，心上「撲撲」的跳個不住。連忙叫家人收拾了行李立刻搬出城去，上了輪船，回到上海。

這邊章秋谷的事兒且自按過一邊，只說上海地方，一年一年的時勢變遷，人事代謝，市面一天衰敗似一天，堂子裡的生意也一天寥落似一天。就是那班堂子裡頭的有名人物，到了這個時候，老的老了，嫁的嫁了，死的死了，繁華一瞬，歌舞無常，飄零金谷之花，搖落章台之柳。那班曲院中的老輩人物，除了胡寶玉之外，還有什麼前四金剛、中四金剛、後四金剛的名目。前四金剛是陸蘭芬、金小寶等四個，中四金剛是左翠玉、秦薇雲等四個，後四金剛是張揚、王寶寶等四個，都是那一班小報館裡頭的主筆提倡出來的。又有什麼蕊珠仙榜、□二花神等種種色色的許多名目，在下做書的一時也實在寫他不盡。但是以前那班報館的開花榜，雖然未免有些阿私所好的弊病，卻究竟還有幾分公道。即如南亭亭長選拔花榜狀元，有了色藝，還要考證他的資格；有了資格，還要察看他的品行；直要色藝、資格、品行件件當行，樁樁出色，方可以把他置諸榜首，獨冠群芳。所以那個時候的花榜狀元，倒有著實實的有些聲價。

到了後來，就漸漸的鬧得大不是起來。那一班沒有廉恥的小報主筆，本來是窮得淌屎，囊無一錢的。當了個小報主筆，薪水不過一二□塊錢，至多的也不過三□塊錢，那裡夠他們的揮霍？到了那窮到無可如何之際，便異想天開的開起花榜來，揀那有了幾個錢的信人，叫個旁人去和他打話，情願把他拔作狀元，只要他三百塊錢或者二百塊錢。那狀元以下的探花、榜眼、傳臚等，名次來得低些，價目也來得賤些。漸漸的遞減下去，甚而至於□塊五塊錢的賄賂都收下來，胡亂給他取個二甲的進士，或者三甲的進士。看官請想，我們中國的科舉毒是人人最深的，古今來多少的英雄豪傑都跳不出這個圈子去，情願拼著畢生的心血，去博這個無謂的科名。

何況這班信人，都是些不讀書、不明理的女子，那裡打得破這個關頭，翻得過這個筋斗？聽得只要花幾個錢，就可以把他取作狀元、榜眼，況且又都知道自己的名字登了花榜，名氣自然要來得響些，生意自然也來得大些，這花掉的幾個錢不算什麼，將來可以收得回來的。只要這般一想，自然大家都情願願、伏伏貼貼的拿出錢來。

到了發榜以後，那些報館裡頭的人又格外想出個生財的法子。略略的花幾個本錢，去漆匠舖子裡頭做了幾塊狀元、榜眼、探花、傳臚的匾額，上面插了金花，僱幾個人抬了匾額，帶著紅纓大帽，僱了一班吹手，攜帶著許多鞭炮，一窩蜂的都趕到新貴人院中去報喜討賞，多的一百塊錢、五□塊錢的都有，至少的也要二三□塊錢。就是那班三甲裡頭的進士公，也要叫一個人帶著那一張花榜沿門分送，放上一串短短的鞭炮，討起賞來也要一兩塊錢，也有三塊五塊的。又有什麼賞元賀魁的筵宴，那前□名的新貴人，每家都要整治一桌盛席，延請這位主筆先生、花榜總裁赴宴，好象那京城裡頭的黃榜團拜、白榜團拜一般。這位主筆先生免不得也要呼朋引類的大嚼一番，吃完了抹抹嘴就走，連下腳的都是信人自己出的。這種種無恥的舉動，在下做書的一時間也說不盡他許多。

看官，請想這個評選花榜的事情，鬧到這樣不可收拾的一個田地，那花榜上的人還有什麼聲價？非但不論品行，不拘資格，連色藝都是隨隨便便的了。頭面還沒有長得平正，便說他是有一無二的國色天香；曲子還沒有唱得周全，便說他是當世無雙的仙音法曲。只要有錢的信人，便無鹽、嫫母也是佳人；那些沒有錢的信人，便西子、南威也是醜鬼。那班極小極窮的報館，每每窮到山窮水盡支持不來的時候，便開起花榜來，借此做個救急療貧的妙策。開一次花榜，就是最少也有幾百塊錢。

到得後來，竟有一家報館半年之內連開四五次花榜的，開了色榜又開藝榜，開了藝榜又開葉榜，鬧得個一塌糊塗。就是那些堂子裡頭，如今的風氣也一天壞似一天，比起那□年以前的光景來真有天淵之隔。這些說話，且把他暫時按過一邊，慢慢的再和列位看官細說。如今在下做書的，且講一件嫖界中間的故事出來給列位看官們大家聽聽。正是：

宛轉三生之誓，名士傾心；纏綿一晌之情，佳人難得。

不知以後如何，下回交代。